

村里识字的人不多。他们说,喜欢直来直去,又带着浓重的乡音,显得很土气。但他们也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修辞。

是丘陵,荒坡,他们不养猪,养牛和羊,他们觉得猪是笨的;村西头的人却不这么说,他们家家养猪,养了猪你才发现,猪其实一点也不笨啊。他们也不觉得羊和牛笨,那怎么打比方呢?村西头临水,水里有一种鱼,大名叫沙塘鲤,总喜欢待在水边,还一点警觉性没有,很容易被

爱水稻,夸一个人成熟、稳重、谦逊,我们就说他跟八月的水稻一样,稻穗熟了,才低着头,没有架子。谁家的孩子不争气了,水稻田里也有现成的拿来打比方,我们不骂他败家子,只需喊一声,你这个稗子。被斥责的人,顿时蔫了。稗子长得很像水稻,但却是稻田里最讨厌的

老南瓜,老南瓜放的时间越长,口感就越糯,滋味就越甜,像极了我们村里的老寿星们。生活越过越好了,我们就说像芝麻一样,一节比一节高,一天比一天好。日子甜了,我们就说像吃了个大西瓜,甜到了心底;日子苦一点,我们也不怕,再苦,不过跟苦瓜一样吧。看到天上的白云,那是真白啊,真柔啊,真美啊,我们就说它是开在天上的棉花。如果是乌云,带来了风,带来了雨,我们也喜欢,我们就说跟捅了马蜂窝一样,黑压压一片,如果接着是倾盆大雨,我们就说天跟漏了一样。

父亲是2015年的秋天离开我们的。遗像挂在母亲的房间里,无论你在房间什么地方、在干什么,父亲的眼睛总是跟随注视着你。我常常凝视照片中父亲的眼睛,看到有层泪翳包裹着他的眼睛,里面有他儿子的影子。冥冥之中,我总感到父亲没离开我们,仍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。

小时候,我问阿娘,一个人死后会去哪里呢?阿娘说,会去天上,天上会多一颗星星。汉代讖纬之说盛行,把天象和人事相连,说法反过来了,天上一颗星代表地上一个人,一颗流星划过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终结。不管比作星星也好,比作流星也罢,对我来说内心都是排斥的。冬夜,望着太空闪着寒光的星星,让我感到人变成星星真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,太空是那么的遥远,寒冷,在那里是多么孤独和寂寞。至于变成划过天际的流星,就更让有恐高症的胆战心惊,想象中的那种从高空飞速坠落的失重感,已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了。

鸢 鸢 鸟 在 歌 唱

乡村的修辞

孙道荣

最擅长的,是打比方。一个事情,说不清楚,又找不出更恰当的词,他们就打比方。比方说一个人瘦。他们不会用瘦削这个词,更不懂成语瘦骨嶙峋,怎么办呢?他们就打比方。说一个人瘦,瘦得跟麻秆一样。麻秆是我们乡下常见的植物,秆子又高又细,连枝叶也是细细长长的。风一吹,就东倒西歪,站立不稳。那时候人大都瘦,但能瘦得跟麻秆一样,那是真瘦,瘦得人心疼。但即使麻秆,也有高矮,也分胖瘦,我们家邻居小黑子,在我们这群孩子中,个子最高,也最瘦,村里的老奶奶们就说他是麻秆王。我们看到小黑子,就像看到最高的麻秆在走路,我们在地里看到的最高的那个麻秆,就像黄昏的时候,小黑子总是在村头张望,等着他爹娘收工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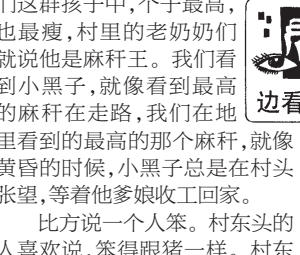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村里的人,总是拿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来打比方。还有什么能比庄稼更熟识的吗?因而,我的乡亲们,最喜欢拿庄稼来打比方。麦子是我们那儿最常见的庄稼。说小心眼,村民们会说,心眼小得麦芒都穿不过去。又觉得这个比方怪对不住麦子的,赶紧补救一下,说细心,也用麦芒,心细得跟麦芒一样。村西头是一大片水稻田,稻米是我们的主粮,我们都无比热

杂草,谁愿意做一棵稗子啊?我们村里人,夸一个小姑娘长得水灵,脸蛋红扑扑的,就说她长得跟西红柿一样。夸小伙子力气大,废话不多,干活又肯卖力,就说他跟山药蛋一样。山药蛋是我们那儿的土话,说的是马铃薯,那可是饥荒岁月活命的粮食,山药蛋耐活,一窝一窝的,又大又圆,看了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对调皮的小孩子,我们喊他小猴子,或者小牛犊,都是我们喜欢的小动物;对令人尊敬的老人,我们就喊他老南瓜,老南瓜的皮皱巴巴的,样子沧桑,到了冬天,家家户户都会在房梁下挂几个大大的

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,如果你走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聊天,你未必能听得懂我的家乡土话,没关系,只要乡亲们拿任何一个庄稼来给你打比方,那一定是认可了你,夸你呢。他们不善言辞,找不出优美的词汇,他们就朴素地用他们最热爱的庄稼,来表达他们的情感。小时候,我愿意是一棵地里的庄稼;现在回乡,我仍然愿意是乡亲们口中的山药蛋,或者老南瓜。

与把灵魂比作会歌唱的云雀,志向高远的鸿鹄,勇猛孤傲的鹰隼不同,我把父亲灵魂化作的鸟锁定为普通善良的鸢。父亲去世后,我陪着母亲在花园散步,一只鸢鸟会常常轻轻地停在前面,与我们相伴同行。它身披灰褐色的礼服,颈项和肩上精致的花纹像围着条开司米提花围巾,它在前不紧不慢地引着路,不时回头看看我们,嘴里发出“鸢鸢鸢”的问候。遇到天阴下雨,它会来到窗前,啄几粒母亲晾晒的花生、黄豆,一双眼膜厚厚的眼睛似乎噙着泪,默默地注视着我们,和父亲遗像里的眼睛一样。

这几年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了,情绪变得起伏不定。当我陪着沉默抑郁的母亲坐在树下长椅上,四周阒无声息,树叶纹丝不动,我能感到父亲心事重重、担忧痛惜,他会化作阳光,只能用温暖的双手默默轻抚我们的肩膀。有时母亲的状态好些,脸色红润,含笑和我们说着话,父亲也灵动雀跃起来,花园里回荡着“鸢鸢,鸢鸢鸢”的鸣叫,一时莺啼燕语、桂馥兰香,风轻轻掠过我的脸,香樟、乌桕在清风中点头摇曳,浓浓的枝叶像蘸着泪水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

我读小学时,新来一位女老师,走进教室就说:“先请同学们猜个谜语,1加1不是2,而是我的姓。”同学们抓耳挠腮,没人猜出。于是她就在黑板上写了个“王”字——同学们顿时又笑又叫……岁月荏苒,王老师的芳名我早已忘了,但她那有点慧黠、有点娇羞的神态却烙在我的记忆中。小时候,我还听大人说过一则谜语:八仙中的吕洞宾有一次到岳阳楼,见山光水色流连忘返,就写下“虫二”二字,可是无人能解其义。而且在西湖和泰山等处都有“虫二”这两个古怪的灯谜,以致争议不休。多年后,我才在报纸上读到:郭沫若先生在泰山见到“虫二”,就提笔在每字外边各加两笔,成了“风月”,郭老师说:“虫二”应是“风月无边”之意,这是古代骚人墨客的文字游戏。

我读小学时,新来一位女老师,走进教室就说:“先请同学们猜个谜语,1加1不是2,而是我的姓。”同学们抓耳挠腮,没人猜出。于是她就在黑板上写了个“王”字——同学们顿时又笑又叫……岁月荏苒,王老师的芳名我早已忘了,但她那有点慧黠、有点娇羞的神态却烙在我的记忆中。小时候,我还听大人说过一则谜语:八仙中的吕洞宾有一次到岳阳楼,见山光水色流连忘返,就写下“虫二”二字,可是无人能解其义。而且在西湖和泰山等处都有“虫二”这两个古怪的灯谜,以致争议不休。多年后,我才在报纸上读到:郭沫若先生在泰山见到“虫二”,就提笔在每字外边各加两笔,成了“风月”,郭老师说:“虫二”应是“风月无边”之意,这是古代骚人墨客的文字游戏。

当年我住的小区里,有家夫妻内战不断,听说主要是丈夫嫌弃妻子身材。一位当过老师的邻居古道热肠,上门“劝和”。他先问丈夫:汉字中代表“至高无上”的是哪个字?丈夫答不出来。老师说:“太”字,像太古、太空、太上皇等;老师又问:比“太”字更高无上的是哪个词?丈夫还是摇摇头。老师笑了:“太”上再加上一个“太”——“太太”嘛,所以做丈夫的要牢记,太太是至高无上的。老师意犹未尽,再出一则谜语:“老婆没有曲线美(打一成语)。”没等丈夫回答,老师就先抖落谜底:“太太太平”,并说:老婆有没有曲线不要紧,只有太太平才是最重要的……用猜谜来调解家庭矛盾,我还是第一次听到,所以印象深刻。

那时,我接送幼儿园里的孙女,她经常一本正经地给我出题:阿爷,请回坛好酒。启封。开坛。他说:“开坛并不代表要喝多少酒,这只是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心意和期望吧!”儿子说:“我懂!我刚满18岁。我不喝,只想闻一下酒香!”

儿子走进大学,走进了他人生的新阶段。山高水远,天高地阔,儿子,愿你依旧信心满满,用自强不息、踏实坚韧的步伐,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

晚霞如火 (摄影) 贝信号

内敛与含蓄,向来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如今,在一些公共场合,声如洪钟、音似裂帛者时有所遇,着实令人头痛。公交车上,个别接听或拨打手机的人,不知是生怕对方听不见还是自己有点耳背,总之,大嗓门发出的分贝已经让人难以忍受。这壁厢通话声刚刚消停,那壁厢一群买菜归来的大爷大妈的大嗓门又接上了茬,无非是市场行情、家长里短之类,还时不时伴之以朗声大笑。酒店里,一些喝高了的“爷们儿”,大着舌头语无伦次,越来越大气,如入无人之境。喜欢安静的我,又不好干涉他人的“言论自由”,否则准会自讨无趣。不让人说话当然不可以,但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音量,确实值得思索。

我读小学时,新来一位女老师,走进教室就说:“先请同学们猜个谜语,1加1不是2,而是我的姓。”同学们抓耳挠腮,没人猜出。于是她就在黑板上写了个“王”字——同学们顿时又笑又叫……岁月荏苒,王老师的芳名我早已忘了,但她那有点慧黠、有点娇羞的神态却烙在我的记忆中。小时候,我还听大人说过一则谜语:八仙中的吕洞宾有一次到岳阳楼,见山光水色流连忘返,就写下“虫二”二字,可是无人能解其义。而且在西湖和泰山等处都有“虫二”这两个古怪的灯谜,以致争议不休。多年后,我才在报纸上读到:郭沫若先生在泰山见到“虫二”,就提笔在每字外边各加两笔,成了“风月”,郭老师说:“虫二”应是“风月无边”之意,这是古代骚人墨客的文字游戏。

请你猜一猜

潘志豪

自大一点,人人见了掩鼻(打一汉字),谜底是“臭”。我看到一些同学已拿到了礼物,心急火燎。恰好老师说出一则谜语:“一块油煎臭豆腐干(打三个古人)”,我马上举手说出谜底:李白、黄盖、文丑。老师问我:为什么是这三个古人?我答:煎过的臭豆腐干,里面白白的,外面黄黄的,闻闻臭臭的,吃吃香香的。同学们都笑了。老师又问:这么难的谜语你怎么猜出来的?我老实说,这个谜语从最近一档滑稽节目里听来的……



当年我住的小区里,有家夫妻内战不断,听说主要是丈夫嫌弃妻子身材。一位当过老师的邻居古道热肠,上门“劝和”。他先问丈夫:汉字中代表“至高无上”的是哪个字?丈夫答不出来。老师说:“太”字,像太古、太空、太上皇等;老师又问:比“太”字更高无上的是哪个词?丈夫还是摇摇头。老师笑了:“太”上再加上一个“太”——“太太”嘛,所以做丈夫的要牢记,太太是至高无上的。老师意犹未尽,再出一则谜语:“老婆没有曲线美(打一成语)。”没等丈夫回答,老师就先抖落谜底:“太太太平”,并说:老婆有没有曲线不要紧,只有太太平才是最重要的……用猜谜来调解家庭矛盾,我还是第一次听到,所以印象深刻。

那时,我接送幼儿园里的孙女,她经常一本正经地给我出题:阿爷,请回坛好酒。启封。开坛。他说:“开坛并不代表要喝多少酒,这只是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心意和期望吧!”儿子说:“我懂!我刚满18岁。我不喝,只想闻一下酒香!”

由此想起在国外旅行的那些时日,我真没听到过什么大嗓门,人家的轻声慢语犹如冬日之暖阳、夏天之清风那般令人舒畅。反而是我们,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讲究内敛和含蓄。一些去境外观光的旅行团,无论到商店购物还是在餐馆用餐,甚至在酒店的大厅或是宾馆过道里,也始终没有收敛起那种粗声大气的“绝活儿”。还记得那天在巴黎,当一群叽叽喳喳的同胞从一辆大巴上下来潮水般涌向商场时,一些原本在那里购物的老外似乎受到了“惊吓”,竟逃之夭夭,偌大店里基本都剩我们在张扬。那时我虽作壁上观,但心里一直在嘀咕:咱中国人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啊!

由此想起在国外旅行的那些时日,我真没听到过什么大嗓门,人家的轻声慢语犹如冬日之暖阳、夏天之清风那般令人舒畅。反而是我们,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讲究内敛和含蓄。一些去境外观光的旅行团,无论到商店购物还是在餐馆用餐,甚至在酒店的大厅或是宾馆过道里,也始终没有收敛起那种粗声大气的“绝活儿”。还记得那天在巴黎,当一群叽叽喳喳的同胞从一辆大巴上下来潮水般涌向商场时,一些原本在那里购物的老外似乎受到了“惊吓”,竟逃之夭夭,偌大店里基本都剩我们在张扬。那时我虽作壁上观,但心里一直在嘀咕:咱中国人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啊!

那年6月,儿子走进高考考场。自信满满,沉着应战。整整四天,于我像是一场漫长的煎熬。10日下午5点,我等在考场门口,给有些疲惫却依旧面带笑容走出

那时,我接送幼儿园里的孙女,她经常一本正经地给我出题:阿爷,请回坛好酒。启封。开坛。他说:“开坛并不代表要喝多少酒,这只是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心意和期望吧!”儿子说:“我懂!我刚满18岁。我不喝,只想闻一下酒香!”

那时,我接送幼儿园里的孙女,她经常一本正经地给我出题:阿爷,请回坛好酒。启封。开坛。他说:“开坛并不代表要喝多少酒,这只是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心意和期望吧!”儿子说:“我懂!我刚满18岁。我不喝,只想闻一下酒香!”

那时,我接送幼儿园里的孙女,她经常一本正经地给我出题:阿爷,请回坛好酒。启封。开坛。他说:“开坛并不代表要喝多少酒,这只是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心意和期望吧!”儿子说:“我懂!我刚满18岁。我不喝,只想闻一下酒香!”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养育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

又到了开学季,我想起两年前儿子去上大学的情景。儿子上的是省外的大学。吉林省,吉林市。他一个人乘坐高铁去往3000里之外的东北。临行前夜,我搬出那坛珍藏了六年的好酒:原浆酒。那是2015年春,我和文友采风时亲眼看着酿酒师傅注满酒坛并用心封存了。抱了这坛酒回家,老马欢喜非常。我说:“好酒得找个特别的日子喝!”老马说:“那就等咱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喝!”我说:“一言为定!”说这话时,儿子就在一旁,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。